

王世贞生平简述及其儒道释三教的立场论

朴均雨*

차례

- I. 引言
- II. 世贞生平思想及其著述
- III. 诗文与经学并重的坚持
- IV. 对待儒、道、释的立场问题
- V. 结语

【국문초록】

王世贞은 明代중엽의 저명한 작가이자 문론가로, 李攀龍과 함께 당시 문단을 20여년 간 이끈 后七子의 대표적인 인물이다. 그는 문학에 있어서 시문의 복고를 주창하여, 개성과 창의성을 도외시하고 모방과 표절의 폐해를 남겼다는 평가를 받기도 한다. 그의 저서의 방대함은 중국의 역대문인 중 단연 으뜸으로, 《弇州山人四部考》(174권) 《續稿》(207권)는 그의 전집이며, 문학 및 예술론은 《藝苑卮言》에 수록되어 있다.

본문에서는 우선 王世贞의 생애와 저술을 통해 그가 李攀龍과 달리 詩文과 經學을 동시에 중시한 면을 살펴보고, 다음으로 王世贞의 문학과 사상은 유교 뿐 아니라 불교와 도교의 영향도 깊게 받고 있음을 고찰해보고자 한다. 즉 그가 儒、釋、道三者에 대한 認識문제에 있어서 유가의 훈도를 받고 자라면서 불가와 도가사상도 받아들여 삼교사상을 융합하였음을 알 수 있다.

주제어

生平思想, 復古, 詩學, 儒道釋

* 상지대학교 중국학과 교수.

【摘要】

王世贞是中国明代中期的重要作家和文论家，他与李攀龙、谢榛、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吴国伦等称为后七子，或嘉靖七子，并与李攀龙同为文坛领袖。李攀龙死后，他主持文坛二十年，声望达到极点。关于王世贞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成果甚多，本文首先简述一下王世贞的生平著作，接着由此出发对他关于儒道释三教的立场问题进行论析。世贞的送别赠序等文章(《四部稿》卷五五至卷七一)，体现出他一贯主张以诗为政治工具，世贞曾道其年轻时，曾经背诵过经籍，以求仕禄。“牵线诵籍，弱冠探仕泉，触绪多见违，夙言将安属。”六岁时，在仕宦中，仍有陈述经世之志的作品：“余自三月朔留任于今，百三十日矣。中间所见所闻，有可爱的可闵可悲可恨者，信笔便成二十绝句。至于适意之作十不能一亦见区区一段心绪况味耳。”诗云：“残年故国已无秋，颇解民忧与国忧，今日忧来浑不减，更添惭愧到心头。”又在《战国谭敢序》里明言“夫文章之益于时，至浅渺也。”又认为：“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可见，世贞对于诗学与经学的态度，确是二者并重。这种看法，也可从世贞之全体著述及其读书范围获得证明。同时，世贞的思想及文学，亦深受道家 and 佛教的影响。至于世贞对于三教的立场和态度又是如何，事实上，他对于三教皆同样敬重。换句话说，他对佛与道是同样尊崇并列的，同时将儒教与道家也并列之，而加以尊崇。

关键词

生平思想 袁古 诗学 儒道释

I. 引言

王世贞是中国明代中期的重要作家和文论家，他与李攀龙、谢榛、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吴国伦等称为后七子，或嘉靖七子，并与李攀龙同为文坛领袖。李攀龙死后，他主持文坛二十年，声望达到极点。《明史·王世贞传》说：“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李歿，世贞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警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

下。”¹⁾ 朱彝尊也说：“嘉靖七子中，元美才气，十倍于鳞……当日名虽七子，实则一雄。”²⁾ 这些都足以说明王世贞确是明代中叶文坛上一个影响极大的人物。王世贞著述繁富，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读书后》、《弇山堂别集》等，其学问之博渊，著述之多，在明代罕有其匹。钱谦益《列朝诗集》中批评王世贞说：“于鳞既歿，元美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广，警力气益，足以翕张贤豪，吹嘘才后。于是天下感望走其门，若玉帛职贡之会，莫敢后至。操文章之柄，登坛设坛，近古未有。迄今五十年，弇州四部之集，盛行海内，毁誉翕集，弹射四起，轻薄为文者，无不以王、李为口实。”³⁾ 《四库全书总目》也说：“自李东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故艾南英天佣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零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丽鲜华，绚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陈流弊，可谓切矣。”⁴⁾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由其地望高，门徒众，给予当时文学界的影响，尤为广泛。关于王世贞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成果甚多，本文首先简述一下王世贞的生平著作，接着由此出发对他关于儒道释三教的立场问题进行论析。

II. 世贞生平思想及其著述

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生于明世宗嘉靖

1) 《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王世贞传。

2)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三。引据朱彝尊《明诗综》，(台北)世界书局。

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王尚書世贞传》，(台北)世界书局。

4)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集部别集类二五。

五年一月五日，卒于神宗万历一八年(公元一五二六——一五九〇)，年六五。他的祖父王倬是成化一四年进士，累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谨厚著名。父亲王忬，是嘉靖二〇年进士，作到兵部左侍郎，右都御史，薊辽总督等职，当时称为文武全才。母亲郁夫人。世贞生于此世代仕宦之家，受了良好的教育。且其天才高，读书过目，终身不忘。

一〇岁时，师事陆爱溪学易经，十五岁时，又从骆行简学。骆氏除了教读经书而外，又常指点他看左传、史记、韩柳文集。某日，骆氏命他作宝刀歌，得漠字韵，有“少年醉舞洛阳街，将军血战黄沙漠”之句，骆氏十分惊讶，以为将来定以文章鸣世⁵⁾。一八岁世贞中应天举人。嘉靖二六年(公元一五四七年)，二二岁，得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当时刑部郎中李先芳很喜欢他的诗文，第二年便将他推荐给李攀龙。李攀龙也很重视他的才学和见解。李、王与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相互唱和，互结诗社，这就是所谓后七子。不久，他累迁为刑部员外郎、刑部郎中。时有奸人阎某犯法，躲藏在锦衣都督陆炳家中。世贞将他搜出来，陆炳托严嵩出面讲情，世贞亦不答应，因而得罪了严嵩。后来，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弹劾严嵩。言天下所欲言与所不敢言，触怒了皇帝，下狱论死，世贞代送汤药，后又代其妻草疏讼冤。杨继盛被杀害之后，世贞又出棺敛之，使得严嵩非常痛恨。后来，吏部两次准备任命他为提学副使，都受到严嵩的阻挠，且很快被改派为青州兵备副使。嘉靖三八年(公元一五五九)，世贞父王忬因边事失误，被下狱。宰相严嵩，因为世贞营救援助过他的怨家杨继盛，借机报复，想了种种方法，中伤诬陷。次年一〇月五王忬治了死罪。这时世贞年三五岁。他听说父亲下狱，马上弃官赴京，与其弟世懋每天匍伏严嵩门前，乞求宽免，并且奔走求告各方权贵，结果都没有效。

5) 《弇州山人《續稿》》(以下簡稱《續稿》)卷四一《周易辯疑序》，(台北)文海出版社。

王忬终于被杀，他们弟兄哀号欲绝，伏柩回家守制，蔬食三年，不入内寝。三年丧满，仍葛衣布头，而着冠带，不赴宴会，他的隐居生活，过了五年，日以诗酒排遣。其间曾到长兴访过好友徐中行，到蕲州游过零严、钢坑、支硎、天池等山，到宜兴游过张公、善权二洞。四〇岁刻出了《艺苑卮言》的定本，修建离菴园在城居之旁，经营别墅于隆福寺西，筑阁藏佛经，名为小祇林，也叫小祇园。穆宗隆庆元年(公元一五六七)八月，严嵩父子已垮台。世贞兄弟赴就伏阙讼父冤，由于得到大学士徐阶与吏部尚书李春芳的支持，王忬得以恢复官职。次年应诏上疏，陈述对国事的主张，要点为：法祖宗、正殿名、广恩义、宽禁例，修章典、推得意、昭爵赏、练兵实八条⁶⁾，都是关系重要，切合时宜的建议。朝廷采纳他一部分意见，任命他为按察使司副使，整顿大名兵备。不久升任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分守湖州。四年升任山西按察使，以母丧去职归乡。神宗万历元年(公元一五七三)丧服除，起任湖广按察，旋改广西布政使，入为太仆卿。二年九月，以右副都御史身分巡抚郟阳，世贞纠劾贪纵，咨访将才，刷军政，清屯田，治续卓著。当时，担任首辅之大学士张居正与他同年进士，有意提拔他，但世贞不肯亲附。时荆州地震，世贞在疏奏中说大臣权势太盛，以致引起地震不安，借以讥讽张居正。张居正的妻弟侮辱江陵县令，世贞在弹劾疏中毫不宽容。这些事都使张居正非常恼怒。世贞遂被迫辞官归乡。后朝廷拟起用他为南京大理寺卿和应天府尹，都被张居正弹劾罢去。返乡以后，世贞即扩建小祇园，取庄子语，更名弇山园⁷⁾，于园中又构小西园一阁，搜宁刻书以藏。这一段家居生活凡七年多。此时，他虽然诵经问道，表示无意于人世，可是冠盖往来，显贵接踵，爱弟提学陕西，长子中应天举人第一名，科道荐举人材，也常提到他，和嘉靖末年的冷落大不相同了。万历一二年(公元一五八四)正月，再起任应府

6) 《弇州山人四部稿》(以下简称《四部稿》)卷一〇六《应诏陈言疏》，(台北) 伟文图书公司。

7) 《续稿》卷五九《弇山园记》。

尹。二月推升南京刑部右侍郎，时年已五九，称病在家调理。万历一三年夏他的好朋友王锡爵以礼部尚书拜相，门下士赵用贤任吏部侍郎，名将戚繼光北调，都特别去访问他，隐然有山中大臣的资望了。

世贞庆祝自己六十一岁生日诗说：“诗书馥郁见三代，骨肉都卢完十人。”⁸⁾万历一五年苏州巡抚为王忬请准了恩典，赐祭葬，追赠兵部尚书。诬陷一案总算完全平反。这年冬天他发表为南京兵部右侍郎。次年二月才到留都上任。万历一七年六月升任南京兵部尚书。明朝的政府实际在北京，南京的各部是一种回翔养望的官，没有什么事情做。世贞这时已经衰老了，过的是游园赋诗的生活。万历一八年(公元一五九〇)三月请准退休，四月到家，闭门谢客，诗文也不作了。冬天亲自写家戒和身后敛葬仪式。预料死日，临终时和僧人从容谈笑，说偈而逝。归田过了九个月，享寿六五岁。讷闻，赠太子少保，予祭二坛，遣官营葬。

世贞喜欢交游，从二三岁起，就在北京和吴维岳、王宗沐等组织诗社。不久认识了李攀龙、谢榛，李比他大一二岁，谢比他大三岁，在诗文上给他许多启示。在他的集子里出现的诗友，为他所推重的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以及所谓四十子。这些人实在包罗全国各地的才士，政治上文学上思想行谊，和他比较接近，声应气求，切磋琢磨，相互引以为重。其中以前五子：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宗臣；后五子：余曰德、魏裳、汪道昆、张佳胤张九一；广五子：俞允文、卢柟、李先芳、吴维岳、欧大任；续五子：王道行、石星、黎民表、朱多燿、赵用贤；末五子：李维楨、屠隆、魏允中、胡应麟、赵用贤等最为人所称道。有关世贞之交游，黄师志民先生之巨作《王世贞研究》中分析极为详细，据黄师考述，世贞相交的亲人、朋友之数，已达四九二人。由此可知世贞交游之

8) 《續稿》卷六四，《金陵諸園記》。

广泛。

世贞著作极为繁富，只就他的两部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下简称《四部稿》）与《弇州山人续稿》（下简称《续稿》）而言，为卷即近四百。四库全书总目说：“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⁹⁾并非溢美。世贞著作无属经部者，除了大小文集之外其他的文字，性质很杂：或自著、或自编、或出他人辑选、或存、或失、或原系单刊后收入集中者、或原在集中后析出单刊行世及入丛书者。加之世贞在文学与史学方面警名之大，著作之富，遂有伪托其名之书，因此，更为乱人耳目。世贞著作中，最有成就的是文学与史学两方面。关于他的著作，前人之研究，颇有成绩，其中整理分析最详细的是黄师志民先生之《王世贞研究》。此书二章专论世贞之著述，将世贞之著作，分吏、子、集三目，目下又依其性质区分为若干类。可参阅，此处从略。

世贞有关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主要见于《弇州山人四部稿》与《弇州山人续稿》有关论文，另还有《明诗评》四卷和《读书后》八卷等。为人所熟知的《艺苑卮言》八卷，见于《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至于《诗评（国朝诗评）》一卷、《文评》一卷、《全唐诗说》一卷、《文章九命》一卷、《词评》一卷、《曲藻》一卷，皆后人割剥《艺苑卮言》之部分以成篇者，非世贞所命名的单行本。《弇州山人四部稿》一七四卷，赋部三卷、诗部五一卷、文部八四卷；说部，就吴刻一八〇卷本言，凡四二卷。在诗赋方面、无论赋、骚、风雅、拟古乐府、饶歌、乐府变、古诗、律、绝、排律等，各体兼备，又有词曲作品，有词一卷，有小曲六首。文方面，文集序跋、纪行、志、传、碑、状、表、赞、颂、诔、说、议、辩、书牋等，也各体兼备。其说部则内容甚为庞杂，凡九种：《笥记》内篇、外篇，《左逸》，《短长》，

9)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集部别集类二五。

《艺苑卮言》及《卮言附錄》，《宛委余編》，《燕語》，《野史家乘考誤》等。《筭記》內外篇為語彙體，其內篇傳經，外篇傳史。其中《艺苑卮言》及《附錄》，為世貞談論詩文詞曲書畫之作。《宛委余編》性質最雜，類皆雜考書史二藏文字，或彙他人之文以備忘，或比附同性質的人物事迹。

《燕語》雜記明代專制史實，《野史家乘考誤》則以正野史、實彙、家乘之誤。上述之說部中之大部分，皆有單行，或入叢書。《四部稿》是世貞五〇歲時完稿的，從其中的詩與文部中的序、書、跋、書牋等，可以看見世貞五〇歲以前的文學思想。《弇州山人續稿》二〇七卷，為世貞晚年自加編集，生前始終不曾刊刻。台灣中央圖書館即藏有萬曆間家刻本。《續稿》但有賦、詩、文三部，而沒有說部。賦一卷、詩二四卷，文一八二卷，前有王錫爵、劉鳳、李維楨諸家序文（萬曆本無李維楨序）。據李維楨序，世貞自南刑部尚書歸後，病亟，哀所未刻本以付其少子駿，駿又沒，長子士騏續其事，今所見之萬曆家刊本，可能即此時所刻之本。《續稿》為世貞五〇歲以後之晚年著作，從其中的詩部與文部中之序、跋、書牋、像贊、祭文、墓志銘、傳等各體文章，可知他晚年的文學見解。《讀書後》八卷亦為世貞晚年所撰書後、讀後之文字，本止四卷，為世貞《四部稿》、《續稿》所未載。此書中大部份的作品，是世貞晚年之作，無論是文章、見解，比年輕時代的著作皆較成熟。

III. 詩文與經學並重的堅持

(1) 詩文與經學並重的態度。世貞為復古派的重要人物，他與李攀龍之間的密切關係及領導復古派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世貞的文學評論《艺苑卮言》一書，於嘉靖三七年（公元一五五八）起稿，至四十四年（公元一五六五）

脱稿六卷，旋于隆庆六年(公元一五七二)重订八卷，同时也完成了附录四卷。

其间，隆庆四年李攀龙去世，这段时间，正好是世贞与李攀龙共同致力于复古主张的热烈时期，因此，世人往往将《艺苑卮言》与其他作品割开而单独论述，因而误解世贞，以为与李攀龙相同，只专心于论作诗文。其实，如果与《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合观；由世贞之整体著作而论，则并非如此。固然，世贞有一段时期，热衷于古文辞，视诗文为生命。例如，《艺苑卮言》曾引李攀龙之话云：“不朽者文，不晦者心。”¹⁰⁾可见他相信文章是不朽的。《艺苑卮言》又云：“唯于文章，更万古而新。”¹¹⁾可见他相信，比起书画，文章更有经万古而常新的生命。他也在《王氏金虎集》的序里强调“夫文章者天地之精，而不朽之盛举也。”¹²⁾凡此可见甚有文章不朽的信心。

但是世贞亦重视经学，且随年岁增而愈重视经学。方李攀龙赴关中督导办学时，世贞赋诗送行，其前句即是“侧目其如邺下名，读经仍贵济南生。”¹³⁾以济南伏生的典故，巧妙的比喻以诗文盛名于世的李攀龙，如要再能谈经的话，那令人觉得更加高贵了。由此可见，世贞经学、诗文并重的想法。又在《重建言公祀记》里提到“夫子之门，因未尝岐德与言二之。”认为子游的文学与后人所谓的文学有异，故云“其文学不必不通于德行也。”¹⁴⁾将文学与德行看成并行不悖。又其《龚子勤诗集序》提到唐代的考试，以赋诗而取士，因此形成“工于诗，而拙于政。”到了明代则“程于士，必以经谊；课于吏，必

10) 《四部稿》卷一四四，《艺苑卮言》(一)。

11) 《四部稿》卷一五三，《艺苑卮言》附录二。

12) 《四部稿》卷七一。

13) 《四部稿》卷三五，七言律诗《喜于麟视关中学因寄二首》之一。

14) 《续稿》卷五七《重建言公祀记》。

以政术。”故弘治、正德以前，凡士人接受郡守之考试，唯注重刀笔而不注重吟诗，即豪隽之士亦皆“工于政，而拙于诗。”¹⁵⁾

由上引资料可证，世贞将经学、政事、德行，以及艺文诗文等，皆同样看重。世贞之上述论点，又见于《送州太守宜宾周候转佐抚邵序》（《续稿》卷二九）《六合县陈候去思记》（同·卷六五）、《来节妇金氏生传》（同·卷七四）、《弘治三臣传》（同·卷八〇）、《中顺大夫四川提刑按察副使二泉张公墓志铭》（同·卷九四）等，其数甚多，可见为其重要主张。

当时，古文辞虽已风靡天下，但世贞以“制科之业”（《续稿》卷一四一，张幼于生志），“经世业”（《四部稿》卷六·十八项隽序），“经世术”等与“古文辞”或“读古文，作诗歌之事”对，且似有“古文辞无法超越经世术”的想法。如“别汪仲淹序”云：“第今天下名为古文，然不得越经世术，而遽显古文辞士。古文辞士，故渐多显者，然亦不得越经世术而自显。”¹⁶⁾世贞在“四库文选序”里提到考试制度，言及明经与赋诗的关系，认为废止任何一方都不适当。该序大意是“隋朝的进士取士考试，课以明经与诗赋，但宋熙宁以来罢绝诗赋，所以无法兼其质与文。然而，明朝兴起后，又将议、论、表、策、并试取士，更在幼学之日就课以经书，以重视义理，方使四书与文选梓行。”¹⁷⁾

事实上，世贞的送序之文（《四部稿》卷五五起，至卷七一），一贯主张以诗为政治工具，世贞曾道其年轻时，曾经背诵过经籍，以求仕禄。“牵线诵籍，弱冠探仕泉，触绪多见违，夙言将安属。”¹⁸⁾六岁时，在仕宦中，仍有陈

15) 《续稿》卷四七《龔子勤詩集序》。

16) 《四部稿》卷五六《別汪仲淹序》。

17) 《四部稿》卷七〇《四書文選序》：“自隋試進士，以明經與詞賦并，至宋熙寧世，始絕詞賦不同，而所謂明經者，第若射覆取答而已。其不能彬彬兼質文固也。明与而始三試士，各以共日爲經書哉，以觀理爲論，以觀識爲表，以觀詞爲策……。”

18) 《四部稿》卷一〇，五古《慎篇》之一節。

述经世之志的作品：“余自三月朔留任于今，百三十日矣。中间所见所闻，有可爱的可闷可悲可恨者，信笔便成二十绝句。至于适意之作十不能一亦见区区一段心绪况味耳。”“残年故国已无秋，颇解民忧与国忧，今日忧来浑不减，更添惭愧到心头。”¹⁹⁾又在《战国谭菽序》里明言“夫文章之益于时，至浅渺也。”²⁰⁾或“文章小技，于道未尊。”²¹⁾由上述各种资料，可见世贞对于诗文与经学的态度，确是二者并重。这种看法，也可从世贞之全体著述及其读书范围获得证明。

(2)诗文与经学并重之原因。世贞是与李攀龙共同鼓吹古文辞的中心人物，又集当时人的视听于一身，为何采取与李攀龙不同的态度，而亦重视经学呢？推其原因，固与当时社会情势有关，然世贞的家世，庭训、为人，恐怕关系更为重大。世贞在易箴时，仍手不释卷，专心阅读苏东坡集，这可能是受父亲王忬的影响使然。据世贞所撰《先考思质府君行状》云王忬“尤笃精于经术，阅书一过目即成诵，于百家之言，无所不窥晓。”²²⁾可见王忬亦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王忬所喜爱的，于诗：是建安的诗人及唐的李、杜。于文：是司马迁、贾谊、苏东坡²³⁾；另一方面，世贞所推崇的文学家：文以司马相如，司马迁为最，其次为贾谊、枚乘、扬雄等；于诗：则以杜甫为最，其次则为李白、陶潜、谢灵运等²⁴⁾。父子俩所喜受的，除苏东坡之外，其他

19)《續稿》卷二五，其三。

20)《續稿》卷五三《戰國譚菽序》。

21)《續稿》卷三四《壽節齊魏大公序》。

22)《四部稿》卷九八《先考思質府君行狀》。

23)《四部稿》卷九八《先考思質府君行狀》：“于詩，好建安、李、杜；文好司馬子長，賈長沙、蘇子瞻。”

24)《四部稿》卷一二一，世貞寫給張助甫的書牘里說：“自六經而下于文則知左氏、司馬遷。于騷則知有屈宋，于賦則知有，司馬相如、揚雄、張衡。于詩，古則有枚乘、蘇、李、曹公父子，旁及陶謝。樂府則知有漢魏鼓吹相和，及六朝清商琴無雜曲佳者。近體則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寧四五家。蓋日夜置心焉。”

的诗，文人也极为相似。

世贞的亲友魏允中，曾经盼望他能成为一位经世家，在世贞的书函中有“足下过期仆鼎铉之业，仆已决意杜门，从天公乞残日，作蠹鱼卷中，以愿毕矣。”²⁵⁾又世贞著《艺苑卮言》时，友人中的贤者致书信给世贞劝他：如以足下的天资，可当孔门的颜、闵德行之科，为何偏偏要著作《艺苑卮言》而成为像子贡一般，只是能言善道之辈。“友人之贤者，书来见规曰，以足下资，在孔门，当备颜闵科。奈何不作盛德事，而方人若 端木哉。”²⁶⁾

朋友们把他看成德行之科，而不认为是言语辈，很可能这是他平时的为人使然的。他很赞赏柳子厚的文章，却看不起子厚的为人说：“某昔者读柳子厚上崔大理启，其为文盖千馀言。然大要不过求遇己耳。某既以高其文，窃复卑其人。”²⁷⁾他所以鄙视柳的为人，是因为柳应试博学宏词之科，曾上书拜托崔大理赏识他加以提拔。由此可想象世贞的为人，德行是很高洁的。

为什么世人期许世贞应具有那么高的经术、德行呢？固然他的为人是原因之一，但是他的家世与庭训可能关系更为重大。世贞出生于世代以政术显名的家境。这由世贞的自叙可知：“王氏世，以政术显。余龆时业好闻人名既大夫之业云。”²⁸⁾世贞曾说过，出生于如此世家，父亲既是有名的政治家，也是学者，因而，早在一〇岁时，即被送到教易经的陆受溪先生家读书²⁹⁾。一五岁，志学之年，改向骆行简先生，学习易学。虽然曾一时兴起，戏仿乃师诗风而为乃师称赞不已。却深怕严父责备而不敢染指作诗。“……先生大奇之曰：子异日必以文鸣世。是时畏家严，未敢染指。”³⁰⁾世贞不偏于专作诗文

25) 《四部稿》卷一二八《書牘》三五首之一《与魏允中》。

26) 《四部稿》卷一四四《藝苑卮言》(一)。

27) 《四部稿》卷一二五《書牘》，《上宋大理書》。

28) 《四部稿》卷七一《王氏金虎集序》。

29) 《續稿》卷一〇二《承直郎貴州縣番府通判受溪陸先生墓志銘》。

30) 《四部稿》卷一五〇《藝苑卮言》(七)。

而亦重视经学，该是上述因素使然吧。

IV. 对待儒、道、释的立场问题

世贞不仅注重诗文，亦重视经学，故于此世贞的诗文观里，可看到受经学影响的例子。如以诗为政治之具的想法，及论诗而重视气的说法等，都是从小受到儒学影响的明显例子。由王的读书范围及著作面来看，亦可证明此点，兹举受儒学影响的例子。

世贞说：“臣自束发而从诸生后，诵法孔子。发今已尽白矣。窃观圣道，炳如日月，愈久愈新。即自汉唐宋以迨胡元，而隆崇之典亦愈盛。”³¹⁾世贞明言从束发至发白为止，皆诵法孔子，又将儒家之道，比喻成日月，谓其光辉愈久愈新。但世贞并非只信守儒家之道，到了晚年，亦如当时大部分的思想家一样，世贞亦兼修三教——儒、道、佛。“仆生平毁誉中人。晚而厌名，且畏之，方拟戡身二藏间，作残活计，时游糟丘，可以终老，幸毋用虚褒相籍也。”³²⁾世贞自述，因置身于毁誉之中，故到了晚年，不仅厌名。且畏名，愿置身于道及佛二藏之间。另在描述弇园内景色时说：“……白榆荫银河，倪疑梵王说。穹阁树杪呈，二藏各安列。空王本不空，苦县有真悦。余本一蠹鱼，安能不自役。”³³⁾可知他安到了佛、道二藏，以享念经之乐。

世贞将孔子、老子并列为至圣加以尊崇：“夫老子至圣也。其化而为太上灵真至尊也。又奚必借西方之事而矫饰之。然至儒者之所抑绌而指为异端者，

31) 《續稿》卷一四三《爲光夏孔廟旧典訂定從祀諸儒以昭圣化以慰衆心疏》。

32) 《續稿》卷一八二書牘《徐孟儒》。

33) 《續稿》卷五《入小祇林門至此君軒穿竹經度清凉界梵生橋達藏經閣》。

又可笑也。”³⁴⁾ 他认为老子之教，不必假籍西方佛家之教矫饰亦足为至圣，他亦不同意某些儒者，将老子视为异端，那太可笑了，可见其尊崇老子之世贞解释老子。教云：“老子之位业天中天也，其言人中天也。远而治天下，治而至于久而不可废。近而治身，治而至于终其身，不殆者恒理也，亦恒事也。谷神乞牝众妙之门启焉。抱一守雌专气至柔，始露不死机矣。然是奉天者也，非开天者也。是历世者也，非出世者也。吾故曰人中天也。”³⁵⁾ 此段话意义颇难理解，但世贞以“天中天”称赞老子之业，以“人中天”称老子之言，乃表示他对于老子之推崇无疑。又解释庄子之道云：“庄子亦人中天也。其位业所受则天中人也。其言有倏然而出世外者，则亦人中天也。出而不能尽，不获如大雄氏者，则又天中人也。”³⁶⁾ 对于庄子的解释，大致与老子相同，只是将位业定位在“天中人”，认为比老子之道更接近人生，但是将庄子之道，也认为是“人中天”与对于老子之道的看法一致。世贞如此推崇老、庄之教，所以文集中颇多有关道家书籍的序、跋、书后等³⁷⁾。由此可见，世贞的思想及文学，亦深受老、庄之道影响。

世贞是性情中人，这可由为父雪冤事件及对乃弟世懋的友爱，充分加以证明。世贞哭去世而作的诗云：“一讫惊传渐已真，但来相慰各沾巾，虽能洗却关情话，只道乾坤无此人。”³⁸⁾ 又，“久将情字付庄周，有泪何曾汗漫流，今日泪来禁不得，始知真痛在心头。”³⁹⁾ 二诗除表现世贞手足之情外，亦透露世贞受庄子思想影响。后诗，起、承两句的意思是，我长久受了庄子之教，已淡忘了人间的情感，许多未曾悲伤而漫汗地流泪。这明显的受到老、庄影

34) 《續稿》卷一五七《周公暇書道德經》。

35) 《續稿》卷一五七《章藻書老子要語后》。

36) 《續稿》卷一五七《周之冕書莊子要語后》。

37) 有關道家書籍的序、跋等，見于《續稿》卷一五七，卷一五八、卷一五九等。

38) 《續稿》，卷二五七絕《哭敬美弟第二十四首》其三。

39) 《續稿》，卷二五七絕《哭敬美弟第二十四首》其五。

响的例证。其馀如“奉安道经一藏于阁西宝敬述”⁴⁰⁾，“离{夹目}园杂咏之内鸚适轩”⁴¹⁾等，皆可证明世贞受到庄子影响。又如世贞云“自庄子之言出，而后世之修辞者猎其奇，务识者资其博。”⁴²⁾、“今天下求士文章者，无不暗习庄子而诵说。……”⁴³⁾等语足证世贞在文章方面亦受到庄子影响。

有关佛教的事情，在“弇州山人年谱”里记载著：“是岁始营别业于隆福寺西，建阁贮藏经，名之曰小祇林，亦称小祇园。”⁴⁴⁾世贞将佛教经典贮存于小祇林一事，亦详述于《小祇林藏经阁记》⁴⁵⁾。此后笃信佛教，于隆庆五年(公元一五七一)，四六岁，即重定《艺苑卮言》八卷的前一年，终于搬进小祇林⁴⁶⁾直到二年后，万历元年一〇月，被调升为广西布政司右布政为止，皆居住于此。又在万历四年，辞官以后，完全隐居于此。世贞晚年皈依佛门，带发修行⁴⁷⁾，精通佛典，才知道在孔子之道上，还有释氏之道。“笥记内篇”说：“吾响者谓圣人之道无加焉者，而今而后知有加焉者，瞿昙氏书也。”⁴⁸⁾因而在晚年，过著日日拜佛的生活⁴⁹⁾。《续稿》卷之一二的五律杂言十章，即是这段时期，世贞自咏的宝贵资料。就全集而言，颇多关于佛典的序跋、书后、偈、疏(《四部稿》卷一一二卷一一三等，《续稿》卷四六，卷一四五，卷一四六等)，又在所撰许多佛教徒的墓志铭里，在书牘中(《四部稿》卷

40) 《續稿》卷五《五古》。

41) 《續稿》卷二四《七絕》。

42) 《續稿》卷一五七《周子冕書莊子要語后》。

43) 《續稿》卷五十《邵弁莊子標解序》。

44) 見錢大昕《弇州山人年譜》，嘉靖四十五年，丙寅條。

45) 《續稿》卷六二。

46) 《四部稿》卷一二二書牘《与石拱辰》云：“不肖近益治小祇園，不減白香山履道池上。他白抱瓮其間，不失作老圃，斥置金石古文近万卷，咀咏之餘，不失作蠹魚。”

47) 見于《四部稿》卷一二〇書牘《王明甫》。

48) 《四部稿》卷一三九。

49) 《續稿》，卷六五古《送周子礼大岳去帝宮》其三。

一二〇、王明甫宛，卷一二二、与石拱辰，卷一二七，俞仲蔚宛等），在《艺苑卮言》、《宛委馀编》，以及论诗文的文章中，到处可看到有关佛教的文字。此外还可以找到世贞精通佛教的证据，那就是在他的诗里有不少念咏有关佛教的事，这也是世贞作诗的一大特色。以五言古诗为例，如“游西山诸寺有感”（《四部稿》卷一一）、“奉释典诸部经于小祇园藏经阁中有述”（上同）、“十五夜于小祇园坐日作”（上同）等皆是关佛教的作品。

何以世贞会皈依佛门呢？我想，直接的动机，可能是由父亲蒙冤而死在狱中所起的。世贞遭如此巨变，曾经与乃弟敬美，为了洗雪父冤，营救父命，尝试了所有的办法，甚至到严嵩门口下跪，其中体验了很大的痛苦。自嘉靖三八年，三四岁时，父亲为宰相严嵩所陷，系于狱中，世贞随即辞官赴难。次年，父亲竟被刑死。历经艰苦，始于隆庆元年（四二岁时）为父洗雪冤清。其间长达七年之苦，实难以笔墨形容。世贞书牋有云：“罢官后，天假逸晷，差可从事笔墨，会有大创胸臆之间，庐扁所不能攻，念此生无痊理，不过付浊醪支吾量旦暮耳。”⁵⁰⁾可见他经历这一番遭遇之后，内心有很大创伤，我想，他与佛德有缘，可能在于此。他曾赞美观世音、释尊的慈悲道：“观世音菩萨垂者，苦海之慈航，法王之上佐也。”⁵¹⁾又，“昔我世尊释迦文佛，慈悲发于五浊，精进超乎三劫。”⁵²⁾至于世贞对于三教的立场和态度又是如何，事实上，他对于三教皆同样敬重，前面曾经说过，他对佛与道的二藏是同样尊崇并列的，同时将儒教与道家也并列尊崇。

在皈依佛门之前，他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加在孔子之道之上，但是如今知道孔子之道之上，尚可加上释氏之道。他说：“吾响者调圣人之道无加焉者。而今而后知有加焉者，瞿昙氏书也。唯其加，是以卒莫加也。故圣人之

50) 《四部稿》卷一二八書牋《与海鹽楊子書》。

51) 《四部稿》卷一一三《修觀世音殿疏》。

52) 《四部稿》卷一一三《吳郡正覺禪寺重修大雄宝殿疏》。

道有极者也。瞿昙氏无极者也。极者何，中是也。”⁵³⁾他认为儒家之道加上佛家之道，才是最高的教，并不认为儒或佛那一家为最高。他把佛与道、儒与佛都并列而论述，这是表示对于儒、道、佛三家之间，并没有特别重视那一家，而轻视其他任何一家。由下例可知，他对任何一家都是一样尊崇：“今天下求工文章者，无不暗习庄子而诵说。孔子之徒见辄批根之，以为譁张吊跪而皆不得其朕其名。能崇庄子者谓，其旨往往超宇宙外土苴一世之伦物，非孔子之说所能窥。而阴为之者谓，庄子历訾十二家之学，而不敢及孔子，所以尊孔子至矣。之二端者皆又非也。”⁵⁴⁾这是他否定了庄子之徒所说：“庄子的教旨超越宇宙，那深奥的思想是一般人所望尘莫及的，当然孔子之徒是无法了解的”；另一方面，他也否定了某些人所说：“庄子曾在天下篇贬了十二家的学说，唯独没有贬孔子，那是尊崇孔子之道使然的。”由《晨起》为题之五言古(《续稿》卷六)及《金母记》(同卷六六)等，可知世贞于三教习有甚深之修养。世贞普经明言，对于佛、儒、道“非剂量为一不可”⁵⁵⁾。由此可知，世贞在思想上是融会了三教。

V. 结 语

综上所述，世贞出生儒学世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及长，喜欢交游，从二十多岁起，在北京和吴维岳、王宗沐等组织诗社，不久认识了李攀龙、谢榛等，李攀龙歿后，成为文坛领袖，即主持文坛，其著述繁富，学

53) 《四部稿》卷一三九《札記內篇》。

54) 《續稿》卷五〇《邵庄子標解序》。

55) 《續稿》卷一八七書牘《張助甫》

识渊博，所著《弇州山人四部稿》与《弇州山人续稿》近四〇〇卷，而其文学思想和理论批评主要表现在《艺苑卮言》中，在当时及后来产生重大影响。他和他的友辈，在政治和文学上都声应气求，切磋琢磨，相互引以为重。作为文论家，王世贞主张才思与作品的格调统一论，看到了才思生格调、格调因人而异的必然性。他批判现实的精神，要求诗歌要不避禁纲，批评时事，以成一代“信史”，实属难得。因此他的诗歌作品不乏感时伤世的政治诗，有较为强烈的现实感，这与他关于儒道释三教的立场问题密切相关。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王世贞对于诗文与经学的态度是并重的，这可从他的全体著述及其读书范围等方面获得证明。同时，王世贞的思想及文学，亦深受道家和佛教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对于儒道释三教的立场和态度，事实上，他均是并重的，且在其思想上对儒道释三教具有明显的融会贯通、取其所需的特点。

【參考文獻】

- (明)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台北)伟文图书公司影印明万历五年吴郡王氏世经堂刊本，1976。
- (明)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崇禎间刊本，1970。
- (明) 王世贞《读书后》，清乾隆二七年梁溪顾氏校刊本(台大图书馆藏)
- (明) 王世贞《艺苑卮言》，《历代诗话续》编本(丁福保辑)，(台北)木铎出版社，1973。
- (明) 王世贞《明诗评》，纪象汇编本，《丛书集成简编》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
- (明) 董夏表《弇州史料前后集》，明万历刊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
- (明) 朱彝尊《明诗综》，(台北)世界书局，1976。
- (清)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台北)世界书局，1965。
- (清)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87。
- (清) 张廷玉等《明史》，(台北)鼎文书局本，1981。

黄师志民《王世贞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76年6月。

龚显宗《明代七子诗文及其论评之研究》，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79年6月。

姜公韬《王弇州的生平与著述》，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74年12月。

许建昆《王世贞评传》，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76年6月。

Abstract

Wang Shizhen(王世貞)'s Life and His Confucian, Taoist, Buddhist
about the Position of the Three Religions

Park, Kyun-Woo

Wang shizhen is China's important writer in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he presided over the literary world for 20 years, popularity to pole.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criticism about Wang shizhen much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first tell us about Wang shizhen life work, then this paper about this paper differentiates mainly balanced position problems on analysis. Wang shizhen many articles, reflects his consistent position to poem as political tools, visible, the poetr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cheer for the attitude, it is the equal emphasis on both. This idea, and all the works of Wang shizhen from its scope of reading for proof. Meanwhile, Wang shizhen thoughts and literature, and also by the influence of Taoism and Buddhism. As for the cheer for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and Buddhism, Taoism and the positions and attitudes are how to, through this paper research shows that he for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and Buddhism are the same respect. In other words, he is also to Buddhism and Taoism exalt tied for,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lso tied for, and be exalted.

Key Word

The wang shizhen's thinking, Restore ancient ways of literary criticism attitude poetics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Taoism and position

▪ 논문투고일 : 2011.12.22 심사완료일 : 2012.2.7 게재결정일 : 2012.2.10